

黑暗里,我柔情似水



我回到故乡时,已是晚秋的时令了。小城的集市上,卖棉鞋、棉帽的人多了起来,大兴安岭的冬天就要来了。

大自然的花季过去了,而居室的花季还在。母亲摆在我书房南窗前的几盆花,有模有样地开着。蜜蜂在户外没有可采的花蜜了,当我开窗通风的时候,它们就飞进屋子,寻寻觅觅的。不知它们青睐的是金黄的秋菊,还是水红的灯笼花?

那天下午,我关窗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只金色的蜜蜂。它蜷缩在窗棂下,好像采蜜采累了,正在甜睡。我想都没想,捉起它,欲把它放生。然而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我左手的拇指忽然针刺般剧痛,我意识到蜜蜂蜇了我,

连忙把它撇到窗外。

蜜蜂走了,它留在我拇指上的,是一根蜂针。蜂针不长,很细,附着白色的絮状物,我把它拔了出来。我小的时候,不止一次被蜜蜂蜇过,记得有一次在北极村,我撞上马蜂窝,倾巢而出的马蜂蜇得我面部红肿,疼得我在炕上直打滚。

别看这只蜜蜂了无生气的样子,它的能量实在是大。我的拇指顷刻间肿胀起来,而且疼痛难忍。我懊恼极了,蜜蜂一定以为我要置它于死地,才使出它的撒手锏。而蜇过了人的蜜蜂,会气绝身亡,即使我把它放到窗外,它也不会再飞翔,注定要化作尘埃了。我和它,两败俱伤。

我以为疼痛会像闪电一样消

逝的,然而我错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的拇指仍然锥心刺骨地疼。天刚黑,我便钻进被窝,想着进入梦乡了,就会忘记疼痛。然而辗转着熬到深夜,疼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像涨潮的海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打开灯,察看伤处。我想蜜蜂留在我手指上的蜂针,一定毒素甚剧,而我拔蜂针时,并没有用镊子,大约拔得不彻底,于是拿出一根缝衣服的针,划了根火柴,简单地给它消了消毒,将针刺向痛处,企图挑出可能残存着的蜂针。针进到肉里去了,可是血却出不来,好像那块肉成了死肉,让我骇然。我关上灯,拉开窗帘,求助于天。

已经是子夜时分了,窗外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已经很久没有体味这样的黑暗了。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处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其实黑暗是洁净的,那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繁华,亵渎了圣洁的黑暗。我感激这只勇敢的蜜蜂,它用一场壮烈的牺牲,唤起了我的疼痛感,唤起了我对黑暗从未有过的柔情。只有这干干净净的黑暗,才会迎来清清爽爽的黎明啊。

迟子建

争逐世间 莫失本心

写此篇文章的情绪是被一个女孩的电话激起的,她的求职被一个公司拒绝了,但她准备找那公司的老板去辩论,向他当面验实她的攻击力和才干。她在电话里气焰极盛,词句都还文明,但腔势很像骂街。她说她一定要赢。结果赢了。

她是我们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赢者”(强者)形象,是那种我惹不起、躲得起的人物。我常想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推动了世界。她们的词典里早已没有“善良”这个词汇。若有,也伴有这样的定义:善良=愚蠢、软弱、人类前期文明遗留下的缺陷。

男人就不去说了,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政治、战争,竞技场上的争夺,要他们善良,就等于不给他们事做。他们只要正直,正直本身所包含的善良成分就已足够。而女人应该善良,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每个女人,在我想象中,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不同的是,沉睡的小人鱼在小部分女人身心里常常醒来,而在绝大部分女人那儿,只偶尔醒那么几回。但无论如何,小人鱼的本质或多或少地感染着女人的本性。

已故的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曾在他的长篇小说《蜘蛛女之吻》中,借助他的人物的嘴说:“别一口一个女人,女人怎么了?要是这世界上多些女人,该会少许多战争、暴力、残忍!”

而我满眼都是飞快翻动的红嘴唇,告诉我“非赢不可”!在工作中,在家庭里,在离婚法庭上,大方和厚颜是一回事,厚颜也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等,与我从小学会的,与英雄气概有关的褒义词同义。绝不吃亏,绝不让步,绝不牺牲自己,据说是强者的要素。她们也会交往一类人,因为发现这一类人有善良这毛病,她们可以把吃下下的亏省给她吃。看着她吃亏,她们是满心嫌恶和鄙视。

好莱坞就不顾践踏文学遗产之嫌,把好好一个小人鱼改成了又打又闹的女战士。

严歌苓

M 名诗荟萃

日记

海子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

德令哈……今夜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

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

我把石头还给石头

让胜利的胜利

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

一切都在生长

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藏笔留韵 文外见山

一个人如果能够尝试把自己的心思写下来,静置一些岁月之后,再回头看那些文字,你会有一次和自己的既熟悉又陌生的遇见。但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是,内心感受满满,当你想把它倾泻于笔端的时候,它又因为词穷而枯萎了。

你有过这样的苦恼吗?当我们具备了感受生活的能力,也有意识地去增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能力,对生活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地用自己的心去尽可能地体味和自己尚未体味到的人生和生活当中一切的时候,也许又有一种困难出来了。呀,我心里想得好好的,怎么写出来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是一个表现力的问题。这个表现力也是文学创作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不管你想得多好,但是你无法把它表现出来,无法落实在字面上,那就没

用。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叙述的艺术。语言的锤炼是我们表现生活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锻炼,包括很多有名的作家,也很重视语言的锤炼。海明威曾经说过:“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作,关于显现出来的任何部分,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下的,你可以略去你所知道的任何东西,这只会使你的冰山丰厚起来。同时,要是你因为不知道才省去,则是蹩脚的、被人识破的作家。”其实这句话,咱们中国自古就有: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就是说,你想让你笔下这座山画得特别高,那么,你再画也画不出真山那么高的山,再高也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你不让这个山整个地出来,可以有云层,有雾来遮挡这座山。这时,你笔下山的高度就无穷尽了,比你直接从头到脚画一座大山这种手法要高明得多。

铁凝